人民日報

創刊號　今日一張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社址：晉冀魯豫邊區邯鄲市
價目：零售每份五元　預訂每月一百十元
郵費本市不收外埠每月二元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登記給予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為新聞紙類給予登記證第六號

△鳴謝啟事▽

本報籌備倉卒，力薄人鮮，承黨政軍首長，太行、冀魯豫、冀南、太岳各地報社及各方同志諸多贊助，得以如期出版，感荷良深！際茲創刊伊始，荷蒙黨政軍首長，惠賜題詞，無任榮幸，謹介此一併致謝。感謝之餘，謹致民主和平敬禮！

人民日報社啟

△廣告刊例▽

本報刊登各種廣告、啟事等，凡欲刊登者請依照以下辦法：

一、報頭，每天每個本幣一千元（每個可容四百字）。二分之一五百元，兩個二千元。

二、正版地位，每方時（可容三十——五十字）每天本幣八十元。

三、凡各機關、團體、商店、個人如欲刊登廣告者，必先將底稿及廣告費一併交來，否則恕不刊載。

四、因篇幅關係，刊登廣告，除報頭可任登者自己選擇外，正版地位，概由本報自行處理。

本報廣告科
通訊處：邯鄲市火磨街東口

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協議
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區
△不顧七百萬人民生命圖逞內戰陰謀▽
中共中央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記者頃以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治河協議，陰謀淹斃黃河故道冀魯豫三省七百萬同胞事，訪問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言人談話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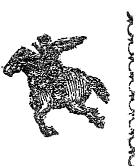
問：黃河問題的經過如何？

答：黃河原經冀北冀南斜貫山東至利津入海。民國二十七年夏，始由國民黨當局，派軍隊在河南鄭州開封間中牟縣境之花園口實行決堤，企以此阻止敵人的進攻，自此黃河乃由花園口東南，流至豫皖邊，入淮河，轉運河、長江入海。黃河決口的結果，有百害而無一利。加以國民黨當局事前對人民保守秘密，致黃河所經之地，無數同胞之生命財產，慘遭損失，為抗戰史中極慘痛之一頁。而淮河運河的水道，亦因而遭受影響，河床有逐年淤淺之虞。現抗戰結束，以充分人力物力與友邦援助，疏導黃河，使復歸故道，原則上是可行的，雖然還對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人民，會帶來一些災難，但為了更多數人民的利益，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人民及中共，是贊成此舉，並願積極參加此項工作的。然而黃河下游的故道，素有很多積弊，經改道八年後，河床竟高出地面一丈以上，勢如屋脊，其上新建之村鎮，已達一千七百個，故所謂河道早已名存實亡。余岸二千餘里的舊堤壩，現亦已破敗不堪，入魯後，北岸濮縣至壽張之段，毀壞特甚。濟南以東，更多險工，亟待修補，此項工程，甚為浩大，決非幾個月所能辦到者。我解放區經八年抗戰，三年災荒，更決無獨立完成此項工程之可能，如有意置上述問題於不顧，限期將花園口之新道堵塞，則黃水橫流之慘禍，必較八年前之還[illegible]尤為不堪設想與不可寬恕。今年三月我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鑒於豫冀魯三省民命所繫，特派代表賈心齋、趙明甫前往開封，與國民黨政府中[illegible]機構研究妥善辦法，並與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趙守鈺氏親赴黃河故道兩岸視察，目睹上述實情，因於四月十五日在荷澤西南荷澤而共同成立協議，要點如下：（1）故道先行濬河復堤，然後再在花園口實行堵口放水；（2）河道內村鎮之遷移費已確定概算標準，由黃河水利委員會轉呈國民政府行政院撥發；（3）施工機構由雙方派人合組；（4）逐步修復有關之交通，但保證不作軍用。黃河水利委員會及公正專家，均同意此種合乎情理的辦法，並決定在兩年內完成遷黃歸故的工作。乃國民黨某些當局，卻不顧這一公平合理的協定，迫令該會於兩個月內完成花園口堵口工程，對於故道善後，則提出培堤加高五公寸的搪塞敷衍辦法，因此荷澤協定迄今未付諸實行，而花園口堵口工程，反已積極進行。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代表趙明甫親往花園口視察，發現全長壹千伍百公尺之決口，東西兩端土工渠已完成，只剩寬五百公尺之水流，國民黨當局現正動員民夫壹萬柒千人，卡車二十二輛，並修好鐵道運輸器材，以便趕於最短期內，實行合龍，放水東流，使黃河與山東大部化為澤國。此外更聞國民黨內某些人物，還打算在豫北武陟地方導黃水入衛河，使於魯西北會運河北流至河北入海，則衛河、運河沿岸平原，更將全部淹沒。

問：中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

答：中共認為荷澤協定中先濬河復堤後堵口放水的原則，完全公正合理，切實易行，且已得到很多負責治河人士的贊許，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加以反對。中共希望國民黨當局，能夠信守這一協定，迅速幫助冀魯豫與山東解放區濬河復堤，與遷徙黃河故道[illegible]萬居民，使黃河歸故工程，得以順利完成。在這一方面，中共與解放區人民，必將充分協力合作，但是現在國民黨某些當局，卻毫無理由地違反先濬河復堤後堵口，對遷徙救濟故道居民不負任何責任，並堅持兩個月內先在花園口實行合龍放水，那麼中共不能不認為這是與當前全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分不開的，中共對千千萬萬人民生死存亡，決不能熟視無睹，對於國民黨反動派，以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為犧牲品的惡毒計劃，不能不表示堅決的反對！現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代表，已向開封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中共駐南京的代表，亦將向有關當局提出同一抗議，要求制止這一陰謀的實現。並聲明：如果國民黨當局一意孤行，不顧民命，則首當其衝的冀魯豫解放區人民，為了生存，將被迫採取必要的自衛措施，其後果應由國民黨當局負其全責。我們希望國內外各方人士尤其是有關人士，能夠主持人道正義，在故道濬河復堤與居民遷徙救濟工作完畢以前，努力制止花園口堵口工程，以挽救冀魯豫沿河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民免于死亡。

力爭和平民主團結
反對內戰獨裁分裂
乃人民呼聲
人民日報出版
劉伯承



發刊詞

本報——人民日報，晉冀魯豫邊區廣大人民的報紙出版了。

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八路軍、共產黨在驅逐日寇，挽救全中華民族危亡的八年過程中，曾經表現了無限艱苦英勇犧牲的精神，粉碎了敵偽八年來無數次野蠻的蠶食、進攻和掃蕩，堅持了敵後的艱苦抗戰。日寇投降以後，在肅清敵偽，制止內戰，爭取和平的五個月的鬥爭中，晉冀魯豫的人民、八路軍、共產黨，繼續表現了無限艱苦英勇犧牲的精神，大量的肅清敵偽殘餘，擴大了解放區的領土，嚴重的打擊了侵入解放區的反動派內戰挑撥者，配合全國和平民主的鬥爭，爭取了全國和平建設階段的開始到來。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對於民族、和平、民主是曾經有過極大貢獻的。本報的出版，在於發揚晉冀魯豫邊區人民驅逐日寇，熱愛民族，熱愛和平民主的傳統精神。

現在晉冀魯豫的人民、八路軍、共產黨，正在為着鞏固國內和平，堅持政治協商會的三大協議，及其全部決議的實現，而繼續深入廣大群眾反奸訴苦復仇運動、減租減息運動，深入生產練兵運動，開展整編復員，經濟文化建設等各方面的工作中。然而我們感覺到：全國和平民主事業的勝利實現，這一工程是異常艱巨的，反動派內戰挑撥者，正在醞釀着全國規模的內戰，東北的內戰在繼續擴大，包圍新四軍五師的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正在企圖殲滅第五師；我晉冀魯豫四周的國民黨反動軍隊，亦在忙於調動和積極的進攻準備中，這就是說內戰正在威脅全國和平民主事業，同時也在威脅我晉冀魯豫邊區和平民主建設的工作。本報的出版，它將要動員和組織全晉冀魯豫邊區的人民，配合堅持政協決議的全部實現，堅持群眾性的自衛鬥爭，時刻準備[illegible]的價值與組織，準備隨時擊破反動派的進攻，保衛晉冀魯豫解放區。

為着貫徹政協決定的全部實現，和晉冀魯豫邊區的進一步鞏固，我晉冀魯豫邊區正在展開反奸訴苦復仇運動，減租運動，這一運動還須進一步求其普遍和深入，今天主要的缺點不是什麼左，而是不夠大膽放手，而是少數人包辦，而是還有很多部份的不注意掌握對於中農及其他必要的政策。生產運動有些區域並不深入，還須及時檢查，求其深入，保衛邊沿區的麥收，及麥收後的耕種，目前都應加以準備。練兵與整編復員工作，已在所有部隊中進行，但這一工作必須與自衛鬥爭的準備密切結合起來，自然我們是不願意內戰，堅決主張和平的，但是一旦內戰挑撥者逼迫着我們接受內戰，只有起來堅決給反動派以堅決的還擊，決不能因為練兵整編復員而鬆懈我們自衛作戰的準備。我們的民主、經濟、文化、交通等各方面的建設工作，雖然已經在積極進行之中，但我們認為還不夠，還須進一步的展開。推動這許多方面的工作，並求其進一步的開展深入，以達到晉冀魯豫邊區進一步的鞏固，將是本報出版十分繁重的任務！

晉冀魯豫邊區的山地和平原，過去曾經被敵人長時期的分割，山地和平原的聯系受到不少限制，在翻身的勝利進軍中，已經把四個地區，山地和平原聯成一片了。今後經驗的交流和溝通，雖然增加了許多的便利，然而由於幾個地區七八年來受敵偽不斷殘酷分割，和各地區工作基礎、環境、歷史、經驗等的條件不同，工作上還存在許多差別。今後如何更廣泛的、更充分的、更經常的交換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山地和平原各方面鬥爭的經驗和工作的經驗，以達到各地區步驟的更加齊一，工作的更加平衡發展，力量的更加集中，亦將是鬥爭賦予本報非常重要的使命！

本報——人民日報，晉冀魯豫邊區廣大人民的報紙，在大家熱烈期待和鼓勵之下，在極不完備的條件之中出版了，這是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情！關於它的發展、壯大、堅強，我們熱烈希望全邊區黨政軍民及廣大讀者同志們的扶植與幫助！我們的口號是毛主席昭示我們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就是本報的方針和宗旨。

★　★　★　★　★

國民黨軍結合敵偽高唱備戰
大舉調動厲犯我邊區
△三個半月大小進攻九百餘次▽

【新華社邯鄲十一日電】國民黨軍結合敵偽軍，高唱「停戰就是備戰」，「整軍就是擴軍」，「復員就是動員」，乘八路軍忠實執行停戰命令時機，紛紛調動大軍，向晉冀魯豫邊區進攻。現將一月十四日至四月底國方軍隊調動及進攻情形，分述如下：

（一）調動軍隊增修碉堡。新調邊區周圍部隊，計有五五軍、三八軍、八八軍、第一軍之兩個師、一個獨立旅、二七軍、六八軍、九十軍各兩個師、及由大同、太原、孝義增來之閻錫山軍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七十、七十一等五個師，共計二十三個師，一個獨立旅，連一月十三日前原駐邊區周圍的四十軍兩個師、三十二軍、八十五軍、三十軍、及閻錫山之四四、四五、四八、五二、六十六等師，共計三十九個師，一個獨立旅，當地日偽軍尚不在內。同期內碉堡由二百餘個增修至八百四十八個，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在和字第四號命令後修築的。

（二）軍事進攻蠶食與擾亂。對邊區大小進攻九二十次，每日平均八次以上，其中萬人以上進攻四次，千人以上四十二次，五百人以上四十五次，百人以上六十七次，餘為百人以下的進攻，使用兵力不下六十萬人。茲分述如下：

（甲）豫北地區：久駐洛陽之國民黨九十軍，於一月十四日北渡佔我孟縣之波頭、照渭、冶戎等三十餘村鎮，建立橋頭堡壘，企圖將來配合武陟、獲嘉國民黨軍進攻，打通道清線，奪取博愛、沁陽及焦作。平漢路上國民黨軍，估我安陽之八里莊、輝縣之東玉河、向公廟、洛河口，汲縣之李莊、浸流、東西寺門，湯陰之關家鋪、吳家凹、鵝角、寵家凹、東丁子等地，企圖將八路軍封鎖於山地，仍然向平漢路北攻佔前進陣地。

（乙）豫東地區：國民黨調集九師之衆，共九萬餘人，大小進攻八十餘次。四月十日新鄉會議上，國民黨反動派更公開否認豫東解放區的存在，該地形勢嚴重。（丙）隴海路北地區：原在魯西之五五軍，於三月中旬非法竄入冀魯豫地區，先後佔我曹城之三春集、長垣之郭莊、東明之葛崗。會議上更提出開放考城至東明走廊的要求，企圖將冀魯豫南部反共據點連成一片，作為進攻時的前進基地。魯西蘇北地區，四月下旬，國民黨軍以五千餘人，飛機四架，向我石城、草樓一帶進攻，並一度佔我草樓陣地，目前該地戰事仍未停止。

[illegible]白晉沿線[illegible]停戰令[illegible]閻軍一兵一[illegible]七次，使用兵力萬九千七百餘人，八路軍傷亡兩[illegible]關方兩次調集大軍[illegible]五月八日[illegible]日軍十四旅團，共二萬餘人，[illegible]向白晉沿線進攻，企圖攻佔上黨。八路軍被迫自衛，[illegible]閻軍兩次攤犯屯留[illegible]。（戊）晉豫地區：[illegible]村、馬村、[illegible]邑之徐善村、康家莊、[illegible]山之李樹嶺、劉和村、北仁村、絳縣之東馬村等數十村鎮。

平漢川陝道上
國民黨軍運忙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記者頃從可靠方面獲悉：國民黨反動派在四月下旬，從陝南一帶調動大批軍，均以載重汽車經褒城、鳳縣等地，運抵寶雞，改川火車東運。現川陝路上兵車連日不絕，向北疾馳，沿途商旅莫不驚異。又四月廿三日輜重×團軍字叁零柒號等拾餘輛美製十輪新大卡車，滿載箱裝有八枚貳拾柒公斤重之砲彈，由陝南褒城運至鳳縣之雙石鋪，稍事休息後，復疾馳寶雞，向東運送。

【新華社邯鄲九日電】平漢路上軍事頻繁，日前國民黨軍由新鄉運抵輝縣坦克十六輛，重砲九門。晉豫地區國民黨軍，正積極進行荊宗南之短期突擊訓練計劃。孟縣及孟津之九十軍，新鄉之八十五軍，運城之第一軍，專門進行攻擊訓練。道清線之三十二軍，安陽之四十軍，則湯陰、淇縣之三十軍，進行攻擊防禦與清鄉之訓練。四日上午九時，由南飛來國民黨飛機一架，在邯鄲上空低飛偵察約一小時。

周徐白三氏飛南京
光山小組將調停原解放區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報導：中共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白魯德、及徐永昌代表王天鳴等一行，九日下午由宣化店返抵漢口後，周、白二氏即於十日下午五時五十分偕同徐永昌氏，分乘專機由漢飛抵南京。關於此次赴鄂調查軍事衝突之結果，徐周白三氏在機場告記者稱，即將由三人小組發表正式公報。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一在漢口執行小組下新設立之宣化店小組（亦名光山小組），中共代表任士舜、國方代表陳讓、美方代表哈斯克，率隨員十餘人，於九日由漢抵宣，將出發中原解放區各處觀察。

新鄉小組
調處豫東衝突

【新華社[illegible]】國民黨大舉進攻我豫東解放區，新鄉小組十日晚接獲中共代表報告後，立即決定由美代表[illegible]上校，國方代表[illegible]中校，中共代表[illegible]上校組成一小組，於十一日起程赴豫東區，調處糾紛。中共代表向該小組提出備忘錄中稱：如果國民黨進攻，造成一切不幸事件，應由國民黨負完全責任。

沁縣閻軍特務橫行
毆劫我聯絡組人員
我已向東沁線小組提出抗議

【新華社長治十日電】[illegible]閻軍偽造所謂「[illegible]訴共黨罪行」，己在沁縣城內演出毆打中共聯絡組人員事件。四月三十日晚，突有便衣特務卅餘人，身帶短槍，口稱「請願」，闖入我中共駐沁縣聯絡組住宅，以其捏造之事實，威迫該組聯絡組長王世清同志簽名承認，予以拒絕，當遭十餘名暴徒毆打，[illegible]狂喊亂打[illegible]並無理扣押十二小時。[illegible]雖在特務[illegible]無不[illegible]務暴行。[illegible]向我方說：「你們才真是誠心誠意講和平的」。已責成我聯絡組長，向東沁線執行小組提出抗議，要求嚴懲此種特務暴行，保障我方人員安全，以利調處工作之進行。

豫北形勢緊張聲中
蔣介石飛新鄉
中央社對其活動隱匿不報

【新華社邯鄲九日電】確息：豫北形勢緊張聲中，蔣介石突於二日由西安飛抵新鄉，召集胡宗南民黨軍營以上幹部講話，旋即飛往漢口。中央社對此事隱匿不報，頗堪注意。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中央社南京訊：蔣介石於八日下午由漢口飛抵南京，同時胡宗南亦有同往。

偽軍頑劣謀進攻解放區
密運物資予聊城偽軍
大批反共文件一併截獲

【新華社荷澤十一日電】[illegible]五日曾有汽車十餘輛，滿載大批物資，由濟南駛往聊城八路軍駐地，擬進入聊城城內，內有濟南執行小組及救濟總署人員十餘人，該地八路軍以運輸是項物資，事先既未得到通知，又無任何證明，竟欲進入偽軍盤據之聊城，當即依法予以檢查，查得何思源致該城偽軍的親筆信一件，及其他反共文件二十五件，並附接濟偽軍之法幣二千萬元。據何氏在其信中，並稱偽軍堅守待機，並保證以飛機運送彈藥及物資。又稱：「山東軍區」已佈置就緒，將由高唐進攻臨清，聊城云云。八路軍當局向執行小組美代表金斯、國民黨代表顧自立，救濟總署代表納約爾，提出質詢，彼等聲稱此種文件與他們無關，並為前道歉，三方旋將此事詳細商談，取得如下協議：（1）查獲之非法文件，由中共方面保存，由小組追究其來源，予攜帶者以嚴重處分；（2）從查獲文件中，證明何思源繼續以飛機運送子彈支援城內偽軍，各方認為此係破壞停戰協議之舉，今後如因此引起意外事件，中共概不負責；查獲之法幣貳仟萬元，係非法文件中證明係何思源接濟偽軍之用，理應予以沒收，現經各方協議，將該款救濟城內難民，但由於城內偽軍不放城裏群眾領取，該款將交救濟總署[illegible]聽候處理。

國民黨固執花園堵口合龍 冀魯豫人民羣起抗議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荷澤訊】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協議，固執其兩月堵口陰謀，冀魯豫區沿河十八縣數百萬羣衆，憤激萬分，紛起集會，示威抗議，並向全國控訴，籲請火速制止法西斯派此種史無先例的罪惡陰謀。本月二日，臨澤各縣十五萬羣衆分區集會，羣衆爭相發言，對非地主趙仲凱先生情激的說：「二十年來國民黨治河治得大水遍地，人民喪失了無數的生命財產，他們現在又想藉『治河』為名，只堵口不復堤，放水淹人，配合其內戰陰謀，我們誓死反對！」五區羣衆大會上，一萬六千到會羣衆，激憤簽署抗議書，嚴重警告國民黨當局，立即放棄不顧民命的陰謀，執行荷澤協議，人民迫不得已，必發起自衛。又濮縣一分區平陰等十縣九百七十個村莊羣衆，連日正緊急集會，除向全國同胞發出呼籲外，並積極準備作有效之自衛。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邯鄲訊】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於本月十日特聯名致電南京全國水利委員會，請堅持二年完成黃河堵復工作之原議。電稱：黃河改道，不是單純的建設治河問題，而是包含着反動派陰謀破壞的軍事問題。對兩月內堵口之謬論如不徹底糾正，我邊區人民只有起來自衛，與陰謀者作堅決鬥爭。希望貴會尊重事實，堅持正義，堅持二年完成堵復工作之原議。同日，又致電上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表示堅決反對國民黨當局破壞荷澤治河協議之陰謀，並希該總署工程師能說服黃委會美籍塔得先生，停止其「兩月必須堵口」的荒謬主張。

開封會談宣告停頓
邊府決定派員赴京協商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邯鄲訊】晉冀魯豫邊府駐開封黃委會代表劉於九日來電稱：「國民黨政府全國水利委員會主任薛篤弼會於二日赴汴，不僅對荷澤協議根本不提，且花園口堵口工程仍加緊進行，現土工業已大部完成，最近即準備打樁，而隴海路以北之復堤工程並未作任何準備。上月廿日，在花園口會談時，各方共同決定在八日會談，竟又無形停開。」又稱：「違反荷澤協議，繼續堵口，固係國民黨當局之主張，各方認為停止堵口先行復堤濬河等問題在汴無法解決，須到南京協商。」據此，我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現已決定派開封代表之趙明甫、王笑一二代表前赴南京，與國民黨中央協商執行荷澤協議問題。

冀魯豫日報發表社論 堅持實現荷澤治河協定

【新華社荷澤八日電】冀魯豫日報於七日以「堅持實行荷澤治河改道協定」為題，發表社論稱：黃河改道問題，在邊區說來，是一件天大的事件，是有關數千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問題，所以邊區千百萬人民，都睜着眼睛注視着這一問題。荷澤治河協定成立後，數百萬羣衆認為可免於難。不料勘察團南圈開封後，國民黨當局却又變卦了，他們一面經中央社廣播造謠說：「一個月內要完成堵口放水，並已當得共方的同意」，一面設使聯總行總以斷絕一切供給來威脅治河機關，一定要在兩月完成堵口工程。從以上經過，也就不難明白國民黨當局治河的企圖是什麼了。他們標榜的「治河」「道」，原來就是堵口放水，製造洪水；他們所謂「興利除害」，原來是禍害人民；他們所謂「救濟人民」，原來是要人民的命，是要隴海路北千百萬同胞的生命財產付諸洪水。中央社和國民黨的一切報紙，都異口同聲的說：「中共方面握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有嚴密的組織，足以能在兩個月內把復堤治河工程配合花園口堵口工程同時完成。」這是多大的一個陰謀！在勘察河道時，黃委會趙委員長及該會踏工程師等，也一再向我們表示：「工程過於浩大，短期內絕不能完工」，國民黨當局在七八年前決口中牟，造成河南同胞空前的災難，現在應立即救濟河南災胞，應將復堤濬河與救濟河南同胞看成同等重要。目前的形勢已非常危險，現在全邊區的同胞已面臨淪死亡的威脅，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老少將被黃水湯盡。邊區人民是不能容忍反動派這樣萬惡的行為的，會不分貧富、不分男女老幼的團結起來，採取必要的行動。我們要求全國人民注意這一事件，我們要求全國正義的援助，我們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制止堵口工程，辦理復堤濬河救濟等事項，忠實實踐荷澤協定，否則勢必激起全邊區千百萬人民不可抑止的憤怒，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應由國民黨當局負完全責任。

邊區積極建設交通 修設公路電話

【本市消息】邊區政府為便利軍民各界通信，決定立即架設平漢線石安段之長途電話，由於電線、電桿的缺乏，特令各縣市即速負責，在所轄區、村收集購買保存，並命令所屬務於令到半個月內，將所收集數目，報告本府建設廳或平漢路石安段鐵路管理局，當即派員發價驗收。又電桿應由各縣立即佈置，於令到廿天內將三三〇〇根，遵照尺寸標準準備齊全，以利工程。

【本市消息】邊府公路管理局為了建設交通，修復沿平漢線之公路，特於五月五、六兩日召集沙河、永年、邯鄲、磁縣等各縣市建設科長、建設助理員與邊府公路局副局長及路政人員等廿二人開會，對修路方針工程、任務、包工等具體事件都作了詳細討論，並決定各種實行辦法。

聯總救濟物資一部 先後運到我區發放
羣衆認為物資微少，不足彌補八年創傷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訊】聯合國救濟總署暨行總河南分署之臨時工作隊美德（美籍）、汪克儉（美籍）、勃亞得（加籍）、技師等十人，於上月二十三、二十七、三十日先後到達冀魯豫四分區滑縣，與我晉冀魯豫救濟分署豫北辦事處，共同進行救濟工作，歷時十二天，本月五日返回新鄉。此次運來物資共計二、三、四等麵粉四千袋，衣物一百六十包，約八箱，肥料、種子六百萬元（法幣），此次發放地為內黃、濬縣、延津、衛南、滑縣、高陵、臨征等七縣，每縣指定一個至三個集中地點，發放麵粉，每四人半袋，八人一袋。肥料、種子款每畝法幣十元，每戶最多以五畝地計。衣物則根據不同需要編號抽發，藥品由醫務機關根據不同需要發放。關於今後救濟工作，我豫北辦事處提出四點意見：（一）河南救濟分署應有我方代表參加。（二）今後河南分署應與我方建立經常關係。（三）物資分配原則，不應只按縣城為準，應按所有村莊，人口及災情分配。（四）請求在技術上予我們以幫助。該隊對於這四項意見，其中三項表示同意，惟組織問題未得協議。救濟完畢後，該隊人員分別到滑縣、道口、濮陽等地參觀了解放區工廠、醫院、學校及減租減息羣衆會，對我民主生活，艱苦樸素作風，甚表欣佩，特別對生產互助及農村合作社更表贊同。又聯總李亞得、赫德與河南分署何思惠等五先生所組織之救濟工作隊，曾於二月二十五日抵孟縣，攜帶麵粉七百袋，鈔票十四萬三千元，衣物五包（共計四百號，每號一件至兩三件不等），各災區羣衆咸認此次救濟物資甚少，不能彌補八年來豫北人民堅持敵後抗戰，及累遭敵偽及國民黨軍隊摧殘的嚴重損失，現各災區人民正伸出求助之手，亟待救濟八年所受的創傷。

為人民服務

鄧小平　五月十四日

軍區文工團 演出「兩種作風」
生動真實深受歡迎

【本市消息】軍區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之「兩種作風」，在各部隊演出，均認為深受幹部戰士歡迎，生動地反映了自己真實的生活，且有很大教育意義。三縱隊直屬隊各部提出大小不同的意見，竟達八十二條。某連連長說：「看這個戲，比我政治整訓一個月的收穫還大。」該劇係秧歌廣場劇，由江濤、史超同志執筆，經吸收羣衆意見修改後，內容及技巧都有很大改進，現全文已在「人民的軍隊」報上發表，軍區副政委張際春，宣傳部長任白戈，並為文介紹，說這個劇對部隊整訓工作，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國際公諠救護隊賀斯金斯 致書楊主席致謝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邯鄲訊】國際公諠救護隊所設安陽廣生醫院，院長賀斯金斯，於四月十七日致函邊府楊主席，對於邊府每月捐贈該院二噸煤炭表示謝意。該函略稱：你慷慨給以煤的幫助，謹表謝意。希望我自己不久能有機會前來拜訪，希望對邊區醫務上需要，能給以某種幫助。敝院為人民服務，竭力給病人以幫助。閣下捐助之煤，能使我們堅持醫院事務之高度標準，可供病房及手術室消毒之用，保證此煤完全用之於醫院。對最近旅行邊區之同仁（按指國際公諠救護隊主席司徒鴻等）深得閣下之合作，謹再致謝意。

人民日報發刊志祝

真正人民的報紙不僅是人民的喉舌，還應是人民的司機和人民事業的組織者；在當前更應成為邊區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一顆原子彈。

預祝勝利！願為一個虔誠的讀者與擁護者。

楊秀峰　五月十五日

晉綏各部隊緊張生產 野戰兵團在綏蒙區墾荒

【新華社興縣八日電】晉綏各部部隊，正緊張生產，野戰兵團在綏蒙區大量墾荒，已開荒四千畝。晉中平川駐軍，因當地荒地不多，除協助羣衆修河濬河外，並組織生產隊，到文水、汾陽、孝義等地邊山開荒。平遙駐軍某團，經過政府和羣衆同意，獲得河灘社地等八百餘畝，每班平均各種玉茭十畝，並和得水地一部，種蔬菜一二平畝。團部規定每單位種菜地五畝，一零六團每人種地兩畝，完成二十九斤米糧，四個月的菜蔬和油鹽等經用自給。一二一團組織兩個種地組，一在外地生產，一在駐地生產。六於一連隊，每人完成公糧一石一斗，個人生產二石二斗。在生產中，官兵一齊動手，「堅持」一部一營營長以身作則，積極搶種開荒，推動了各連展開生產競賽，現在已大部下種。各部隊還從事副業生產，「堅持」部組織紡織合作社，全團經驗可自給。各地駐軍，除自己生產外，正積極幫助羣衆生產，一零二團各連隊，輪流抽人幫助駐地抗屬及貧苦羣衆，軍區司令部生產隊，在興縣給羣衆担水，打磨麵。

瑞華銀行 今日召開股東大會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邯鄲訊】冀南籌辦瑞華銀行定今日在邯鄲舉行股東大會。該行因得晉冀魯豫邊區各界人士讚助，籌備工作異常順利。各機關、合作社、作坊、商店、學校、資本家、商人，紛紛函索簡章，要求入股。籌備處每日平均要收到六封信。冀南參議員郭棟臣先生來信稱：他的親戚朋友和自己入股的總數，可達冀鈔一千萬元。沙河合作社英雄王典及其合作社，擬以冀鈔五百萬元入股。一萬元以下私人入股者則更為踴躍。資金總額為冀鈔五萬萬元，分三期在八處分別招收，據四月底第一期總結時統計，僅邯鄲一處，一百一十八宗已達冀鈔五九、二七八、〇〇〇元，超過預定計劃三倍。其中一萬元以下者佔八十八宗，多係市民、小商人、機關職員的股份。

我以糧布輸入津石
沿途迭遭國民黨軍攔劫

【新華社南宮十日電】近數月來，冀南解放區糧食布疋，大批輸入天津、石門等各大城市。據冀南工商局不完整統計，僅一月份商民輸到天津糧食六百萬斤以上。貿易公司三月份內即運出小麥二百萬斤，小米一百零八萬斤。而布疋運出數目之大，從解放區到天津布價之跌，即可看出。去年天津市價每尺合偽幣一千五百元，解放區每尺合冀鈔[illegible]元。今年天津每尺落至偽鈔五百元，解放區每尺[illegible]。各運送物資到各城市途中，迭遭國民黨及偽軍非法阻難，臨清商人運麥子六船去津，中途被德縣偽軍全部扣留。日前又有糧商自衡水至津途中，遭當地國民黨官員扣留，經多方託人，始以重資贖回。

張市籌設興華實業公司 外區資本家踴躍投資

【新華社晉察冀邊區張家口九日電】晉察冀邊區興華實業公司，自籌備成立以來，解放區內外企業界人士及一般商民，均踴躍認股投資。該公司原定資本總額為二十五萬萬元，現已由各界分認達二十萬萬元，所屬各廠、各公司亦募得股金一萬萬餘元。連日來解放區以外各工商人士，投函向該公司詢問經營性質與範圍以及股東權限等問題者甚多，絡繹抵此的許多資本家，於參觀該公司所屬各廠經營狀況後，對民主政府扶助與獎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均極表贊同，有些資本家因款項未能即刻匯來，多向籌備處預認投資的額數。由平津來張的林明樵先生，一次即以現款入股六十餘萬元。該公司籌備處負責人頃語本社記者稱：「根據各方踴躍入股狀況估計，本月底當可完成原定的募集總額，並將超過。一俟股款募足，即儘先償付原來政府的投資，將全部企業歸為私營」。

新華書店 將出三種期刊

【本市消息】華北新華書店除編刊新大衆外，近擬再編輯發行三種期刊，即「北方雜誌」、「大衆科學」與「小學生」，前者為十六開本大型的綜合性月刊，由作家荒煤等主編。後兩者均為卅二開本之小型雜誌。這三種期刊，均將於六月初出刊。

本市物價表（五月十三日）

物價：

品名	單位	冀鈔元
小米	（斤）	二四・〇〇
小麥	（斤）	二八・〇〇
玉茭	（斤）	一八・〇〇
大米	（斤）	六七・〇〇
棉花	（斤）	二六〇・〇〇
海鹽	（斤）	四〇・〇〇
煤油	（斤）	三一五・〇〇
猪肉	（斤）	一二〇・〇〇
花生油	（斤）	一一〇・〇〇
土布	（斤）	四三〇・〇〇
白洋布	（疋）	一三〇〇〇・〇〇
士林布	（疋）	八七五〇〇・〇〇
白蔴	（斤）	一二〇・〇〇
蔴紙	（刀）	二二五・〇〇
火柴	（包）	一五〇・〇〇

貨幣價：

品名	單位		冀鈔元
赤金	（兩）	牌價	三一〇〇〇・〇〇
		市價	五八〇〇〇・〇〇
法幣	（元）	牌價	五十五比
		市價	三元比五

為七百萬人民請命

李莊

一、毀滅與新生

四月九日，五輛吉普車載着黃河勘察團從荷澤出發，沿着黃河故道，由西南向東北駛去。車上插着寫有「黃河」兩字的小旗。

「黃河要回來了！」濮縣的老百姓作夢都遇到重新歸來的滔天黃水。恐懼襲擊着沿河幾百萬居民。今年一月，國民黨就提出「黃河歸故」。解放區因為這是個關係幾百萬人命的大事情，馬上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國民黨磋商，開封會議之後，由三方代表合組勘察團，赴黃河故道勘察，以決定施工合體計劃和救濟的辦法。

吉普車帶着神秘的消息駛過來。人們看見西裝革履的國民黨代表，他們更加驚慌了。他們知道這些人就是過去會當「治黃」，貪污中飽而使黃河經常決口的人。他們的到來，只會給自己增加更大的不幸。但是，他們又看到了自己的代表——冀魯豫行署[illegible]及趙明甫等，這是他們最熟悉了。他們請願，哭訴，希望代表們能夠看到這個近三十縣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先復堤濬河，再合龍放水，同時切實救濟被害的人民。他們知道國民黨代表靠不住，因此，他們要求治河機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代表。

一週的勘察，給人的印象是毀滅和新生。

兩千里的河堤，已經完全支離破碎了，許多地方被敵偽挖成了封鎖溝，許多地方被農民改成了耕地。再加上風吹雨打，使許多段河堤連痕跡都沒有了。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趙守鈺也說：「百分之三十的堤埽須要完全重新修補。」

不真去看看黃河故道，很難想像牠的可怕。由于堤埽的破壞，許多段河身高出地面一丈二到兩丈，還是過去統治者只治標、不治本，徒斤斤于「九仞之城」的結果。防險的石壩大多已經坍塌，在積沙的河身上，矗立着一座座駭人的淤壟……。這樣大的工程，短期內是絕對不能完成的。在冀魯豫解放區內的河身共長四百二六里，如果完全修好，至少需要一千五百萬土方，用人工二千三百三十萬個——怕人的數字！

但是，沿着黃河故道走一遭，同時也能夠看到民主政府和羣衆力量的偉大。自從這裏成了解放區，過去因洪水氾濫而逃亡在外的人們都回來了。他們在民主政府領導與扶植下，墾荒植樹，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現在廣袤的河灘裏，點綴起一片片渝綠的麥田，麥田中間是被楊柳樹拱圍着的村莊，街道整齊，房屋寬敞，顯然是有計劃的建設起來的。

東平州過去黃水為患，諺稱「十年九不收」。自從黃河改道，冀魯豫行署會以十八萬元專門治湖，三百頃瘠磽的湖地變為良田，每畝可收穫三百斤麥子。東平湖與運河相連，運河又與黃河相通，如果黃河重來，這些湖地都將化為烏有。

利津東北近海的地方曾經全為荒區，荊條遍地，五穀不生，田野裏到處奔馳着兎子，……的人紛紛趕來墾荒。政府發放了二百六十萬元墾荒貸款。人們披荊斬棘，一面墾植，一面和進攻的敵人打仗。新生活建立起來了，人口由五萬增至三十萬，七分之三的人口過着中農以上的生活。這裏原先就沒有堤埝，黃河歸故之後，必致洪流漫衍，這些流血流汗，功在國家的人民，又要遭逢流離失所的厄運。

「黃河歸故」的影響太大了，僅鄆、鄄、濮、壽[illegible]等縣，就將有[illegible]個村莊[illegible]，三十七萬九千多人口，要失掉生命和家園。

二、天災？人禍？

抗戰勝利之後，三八年黃河在中牟花園口潰決的公開秘密揭破了。原是蔣介石命令馮鴻逵掘開的。堅持一黨專政的英雄們常打敗仗原無足奇，問題在於這些人們永遠不自悔悟，却以人民的生命財產作賭注。以至滾滾黃河一瀉千里，豫東的中牟、尉氏及皖北的太和、潁陽等十六縣隨之陸沉。三十多萬人死於非命，六百萬人失掉了家園。人為的災害等於消滅了一個比利時，死絕了一個盧森堡。

黃河百害，早經載諸史籍。歷代治黃，不知難倒了多少水利專家。其中原因雖多，但最重要的一項，是這種天災始終與人禍相結合，二者並互為因果。從民國二年至二十三年，黃河在冀魯豫解放區範圍內決口達十二次，決口次數且在按比例遞年增加。治黃被視作發財之道，偷工減料，苟且敷衍，黃河不決是無「天理」。沿河羣衆堅持治河機構一定要有解放區代表參加，就是這個緣故。從三八年到四五年，決口指數更比例躍增加，八年中竟有九次（每次均決口數處）。而且都是國民黨掘開的。

國民黨反動派會說：「我在三八下決開黃河，是為了阻止敵人，保衛中原。」中原是否因此保全了，已為抗戰中的事實所證明，這裏不去說牠，只說以後的幾次，其目的都是完全為了淹沒豫東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淳樸的人民，例如：

四〇年，國民黨汎東游擊支隊阮劍部在西華郭村決口兩處，目的在淹沒我十二分區淮太西部隊。

四三年，國民黨在豫東大「剿」新四軍，因為新四軍有羣衆擁護，剿不了，於是國民黨河南十二專署第三大隊梁化龍就在古銅、劉口等地決口十二處，企圖使我抗戰軍民[illegible]。

四四年，國民黨汎東挺進軍張公達掘開扶溝陵口，把豫東人民及我軍已播種的田地完全淹沒，企圖把我們餓死。

四五年九月[illegible]日，國民黨汎東挺進軍曹世部掘開水波口，滾滾黃河向我反攻大軍滾滾而來，當時我已解放扶溝，正向鄢陵挺進（鄢陵城內住的是偽軍），被淮水阻絕了我軍的進路。

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國民黨汎東「剿共」獨立支隊馬淮清決開西華以東清河驛堤，這時我軍正佈道收復太康，決水造成一片阻絕地帶，給我軍增加了許多困難。

這些決口，予豫東抗戰軍民的損失，恐怕永遠也算不清的。而今，國民黨要「黃河歸故」的目的，是在把山東、冀南、蘇中、蘇北等解放區與華北分割開來，是國民黨全面內戰陰謀的一部份。

三、問題的焦點

解放區民主政府和人民深知「黃河歸故」將帶給他們什麼，但是他們並沒有反對「黃河歸故」。體念黃汎區人民的痛苦，他們默默無言的承受了「黃河歸故」這副沉重的担子。問題在于怎麼個「歸」法。

四月十五日，國民黨、解放區及美方代表在荷澤成立了協議，規定先濬河修堤，後合龍放水；由黃委會呈請聯總行總切實救濟沿河難民，每人發給十萬元（法幣）遷移費；治河機構由國民黨、解放區雙方代表共同組成。

但是，荷澤協議墨跡未乾，國民黨就撕毀了這一協定。也許，在訂定這個協議時它就沒有準備實行。它的宣傳機關中央社說：「復堤工作已與共方商定，可于兩月內配合花園口堵口工作同時完成。」這是瞪着眼睛造謠，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但雙方並未講過「商定」，而且像這樣浩大的濬河復堤工作，本年內根本不能完成。中央社是一貫誹謗解放區的，在這時候它卻說：「中共軍民素有組織，有龐大的人力物力」，但是「阻撓河工之進行。」這顯然是[illegible]。

解放區代表趙明甫氏看到這種情形，特親自到花園口跑了一趟，與聯總行總代表會談，商定故道下游于秦[illegible]測量河床，秋後濬河並裁灣取直，明春修理險工，最後再合龍放水。但是，慣于自食其言的國民黨馬上又變了卦，它頑固的堅持要在兩個月內全部完工。

與其說國民黨從來不管人民的死活，無寧說牠的一舉一動，都是有意的將人民置於死命。故道的復堤濬河工程雖離完成尚遠，但花園口的堵口工程却已差不多了。這個一千六百公尺的決口，從兩邊「捻修」，中間只剩了八百公尺尚未合龍。民國以來七次河決口總是在麥收時節合龍，甚至有提前者。那時候國民黨運北行，這次卻特別積極，它們調來汽車，修了鐵路，修了殘破的鐵路，強徵民伕，無限止的強佔各種材料。為的是儘早放過水來，使解放區變成澤國。

花園口合龍之日，差不多正是伏汛之時，滔天的黃水就要滾滾流來，幾百萬條生命將要被拋到死亡線上。

面臨着國民黨反動派這樣大的陰謀，又一個比利時、一個盧森堡將被毀滅了！

全邊區人民要動員起來，拯救河北、山東的人民同胞，「堅持澈底實現荷澤協議」，用自己的力量維護自己的生命！

國民黨軍猛攻廿三天未逞 民主聯軍堅守四平街

中美報紙責國民黨挑動內戰

（新華社四平街十一日電）東北民主聯軍英勇保衛四平街，現已進入第二十三天，此一堅強民主保壘，經國民黨傾其中美援助最久的攻及空中轟炸，依然屹立未動。現在國民黨軍進攻四平街之兵力，計有新一軍之三十八師、三十師、五十師，七十一軍之七十七師、九十一師，六十軍之一八二師，五十二軍之一九五師等七個師，以每小時一千八百發砲彈的猛烈火力，對四平街連日轟擊，但我民主聯軍始終堅守陣地。四平街老百姓充滿信心地說：「國民黨看見城，但進不來」。

（新華社東北十日電）本溪方面，戰事仍在太子河南繼續進行中。本溪之舊城在太子河畔北，其新城（宮原）在河南，全市南北長約二十里。五十二軍及新六軍第二十二師佔領本溪舊城後，現沿安瀋鐵路向本溪新城南北側南犯新城，新六軍第十四師主力結集在本溪西南之孤家子、大峪平、湯河沿一線，向本溪新城南之火車站方向進攻，我軍正在本溪新城一帶堅持抵抗。曾參加本溪戰爭之七十一軍八十八師，聞已於日前北運開原一帶。四平街方面，激戰仍在繼續中。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最近美國及中國的許多報紙及無線電，對中國現狀紛紛發表評論，一致指出中國內戰有加劇的事實，並要求無條件停止內戰。四月三十日紐約無線電廣播：據中國政府方面消息，說與共產黨之停戰協定已廢棄，因為國民黨軍隊正企圖在滿洲佔據許多城市。美聯社駐南京記者約翰在五月二日電稱：滿洲之軍事行動，是國民黨有計劃所挑起的，他們打算在巧妙的宣傳與各種造謠掩蔽之下，造成一種有利於他們的印象。紐約論壇報指出：蔣介石不如廢除秘密警察手段，在滿洲實現政協決議，則可以恢復協調一致。該報在五月一日發表不久前自滿洲返回之美聯社的記者什斯克林的論文，敘述他在本溪與被共產黨俘虜之國民黨兵士談話：國民黨兵都一致聲明，他們不願意進行反對自己同胞的戰爭。他們說：他們是在不久前由美艦運到滿洲來的，官長對他們說是調來解除日軍武裝，當他們來到才知道是被派來打內戰。上海文匯日報五月三日寫道：不論在那一戰區，真正開始了同胞殘殺的戰爭。該報指出：美國也加入了這一戰爭，中國軍隊乘美艦，使用美國大砲及其他武器屠殺中國人民，美國軍隊並裝運由美人訓練的中國軍隊到各戰區去。該報繼指出：如果東北內戰不立即停止，則將造成嚴重惡果，可以變成全國範圍的內戰。該報認為祇有沒有遠見和頭腦簡單的人，才會認為國民黨重新佔領長春是保全自己的面子，可是東北居民與此相比卻更重要的多啦。大公報北平訊：瀋陽、錦州東北要人的意見，均認為東北問題必須用政治方法解決，用武力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美國與中國的許多報紙，都指出中國重新發生內戰，不僅限於滿洲一地。美中國每週新聞五月五日寫道：簽訂停戰協定以後，國民黨又重在鄂豫皖邊區向中共軍進攻，一月十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向這一區域進攻了二二五次，現時正在加緊進攻中。紐約郵報駐解放區記者巴爾坎寫道：駐在這一區域的新四軍，曾一再撤至共產黨指定地域去，可是當地居民懇求新四軍留下，等到中國有了和平保障，居民有可能自由建立行政機關時才撤走。

國民黨內五團體 聲明擁護政協決議

譴責二中全會反動決議案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渝訊：國民黨黨內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誼會、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務改革委員會、中國國民黨東北黨務改革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五團體，日前發表「我們對於本黨二中全會的表示」一文件，聲明反對二中全會決議及法西斯派的反動陰謀，並表示擁護政協決議。他們認為這次會議的真正內容，不但和總理遺教、該黨政綱以及當前人民意志完全違背，而且和該黨大多數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同志的主張也是違背的。因此，他們鄭重聲明，真正忠實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不但不同意這次會議的封建的頑固小組織壟斷政權、包辦黨務的企圖，並且是反對它的，這些決不是真的國民黨員的主張。該文件痛斥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發起革新運動的真正企圖，是想進一步的鞏固他們的包辦黨務，並希望推翻政協會議各項決議，特別是對於憲草的協議，達到他們繼續壟斷政權的目的。他們同時認為國民黨之所以成為官僚的政治集團，「黨民隔離」，「黨員官僚化」，「黨部衙門化」，「黨成為不能解決人民問題之黨」，就是因為封建頑固的小組織在腐蝕該黨。並認為國民黨二中全會中常委及國大代表的選舉，是一套假民主的手法，其結果，就是封建頑固的小組織份子都當選了。他們主張要實現國內外的真正民主，首須革除封建頑固的小組織。「革除」[illegible]「官僚黨員」，「革除」一切[illegible]各級民眾團體[illegible]管，以及[illegible]事實。該文件最後表示擁護政協決議稱：政協決議[illegible]五權憲法精神及總理遺教，「並沒有違背本黨的綱領」，「符合人民的要求」，並指斥二中全會[illegible]小組織陰謀破壞政協決議、修改憲法，是卑劣無恥的。

英勇的四平街保衛戰

劉白羽

記者整日穿行在激戰的陣地上，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二十四天了。在這裏，人民的忠實的警衛員們，寫下了最英勇的一頁。二十幾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殘酷的轟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猛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每分鐘平均卅發砲彈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它如同一座石山。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幾萬人口的城市。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高地，前面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進攻從南面、西南和西北面的一部份同時向這個城攻擊，砲聲從三十里以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在他們底矮的堡壘裏，堅決地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進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他們排長，同大家宣誓：「我誓死堅持戰鬥，死了也要把屍體攔阻着敵人」！

最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為大家的口號。他們在猛烈的砲火之下，續密地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寫給他們摯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在暴風雨之中，戰士們白天從地堡射擊，夜晚裏利用堅固的碉堡抵抗。在一個地堡裏，那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邊的右壁上寫着：「正確瞄準射擊」，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正面寫着號碼，那裏是射擊手和擲彈手的位置。我很相信，我們的戰士對于他們的陣地有很深的感情，在作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兩個人，班長萬金合和戰士夏景春，他們最後下了決心，班長說：「只要咱們活着，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我們把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上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天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還是戀戀不捨。

我很了解，我很知道他們為什麼具有這樣的氣概。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蔽塵土的街道上，看到從前線陣地上來的擔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街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誠懇的告訴我：「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他們時頭勸他們不要送，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說三天不搞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自信來自這二十多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為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砲把四平街炸平，我們不退還是沒用呀」！這就是無敵力量的來源。四平街的群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就在戰事開始的前幾天，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二十萬市民簽名，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當和平無望了，他們聽說鬍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反動派僱佑，叫做鬍子；而民主聯軍是他們寫信請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地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作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讚賞着：這樣的兄弟值得住「猴子隊」（他們叫那些穿美軍服裝的新一軍為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地襲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道道劃着，記不下那繁密的砲聲。大家關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訊員望前跑而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第一線打來電話，是連長的口音：「陣地很好，只傷一個人，請首長放心」。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我們聽了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對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擠到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為我們老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慰勞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選擇代表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說：「為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街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家掘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點來，電線夜裏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着一部份人，白天又把它修好。日夜都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根據前十五天的統計，四平街五個區共死五十五人，傷一百四十三人，毀房屋數百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慌，而是憤恨的火焰！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立即被送進醫院，馬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雞蛋，告訴他，他已經分到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看待，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這一輩子總算叫我看見好人了」，而政府在戰爭中成為人民的警衛和保護者。房屋被毀了，政府立刻調開公共房屋給他們，負傷的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生活困難的，還發高粱給他們，被砲火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土，還撫卹家屬一千元和一百斤高粱，還發給一個長期撫卹證。現在為了解決大家的吃菜，各區都組織了臨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藏的菜和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為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裏，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鬥四平街，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字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售三千份。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徹夜不睡，他們為了人民並和人民緊緊地在一起。四平街的人說：「打垮他們，叫他們看得見，進不來！」另一方面，那些厭戰的俘虜在說：「我們過來了」，在我們所訪問的老百姓中間發現他們喜歡說：「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部舉辦了一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抗戰開始，我為了挽救國家危亡，離開了自己相當富裕的家，滿腔熱血的去當兵，沒想到在被逼着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流着淚，站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激動的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民主聯軍」！全場都感動了。接着他誠懇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不夠，但我願意進一步了解和努力，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他哭了，全滿淚光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種種方法，使他們的士兵變得愚蠢，新一軍起初那時自大狂妄，希望想到東北稱霸。但只有一個問題，國民黨當局是無法解決的，那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長官便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的土匪，俘虜沒有想到活埋或剝皮，而得到的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二十多天內，士兵的情緒有着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降」、「逃」，另一方面却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在戰鬥間隙時偷偷地拿出來看。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滿車官員，每人得到香煙和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遺棄了二百多傷兵被丟棄在陣地上，他們哀號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擔架抬到鋪滿稻草的房內，喂他們吃飯，兩天之後，用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真相。乘火車回來時，商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勇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當我從車廂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崇敬英雄，四平街在保衛着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砲火與槍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着四平街，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僅是為了東北，也是為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光明的前途，是在目前重要的時期內發展着。

人民日報創刊誌慶

人民的喉舌，真理的火炬，和平的號角，民主的先鋒

張際春題贈

艾森豪威爾 過京滬即將赴日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中央社報道：美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昨晨由滬飛抵南京，十一時三十分由馬歇爾、吉倫等陪往勵志社禮堂，召集在京美軍官二百餘人訓話，中午應邀參加蔣介石宴會。下午八時一刻，由京飛返上海後，錢大鈞等往訪晤談。聞艾氏定今晨約三十分鐘由滬飛往東京，行前將召集在滬美軍高級官員舉行重要會議，並將視察駐滬美軍各機關。據艾氏在京表示，此行係視察太平洋區各地之美國駐軍，並將直接獲得各種情報轉告華盛頓。

蘇評論家馬西努著論 痛斥閻錫山勾結日寇

美軍幫助日閻進攻解放區，不符莫斯科三國決議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莫斯科廣播：馬西努對中國問題發表評論稱：紐約時報訪員蓋爾基五日北平電訊，揭露了閻錫山勾結在華日軍之真象。他說：閻錫山三月十日在太原對日本軍官致詞時，表示感謝日軍司令部岡村寧次的可貴之繼續。現在岡村寧次在南京很受優待，閻氏曾向岡村寧次的部下軍官聲明：日本在戰爭中，尤其是在對華戰爭中，並未遭受失敗。閻錫山感謝日軍為他幫忙。據美聯社記者報道：日本軍官在太原住在漂亮的樓房，趾高氣揚。日本軍官經常乘飛機自由來往北平、太原之間。據軍調執行部在太原的人說，閻氏保存着日軍自己的武裝，並將其派往接近中共軍的地區去。該部美國觀察人員親眼見到許多文件，證明日本大批部隊仍繼續在山西，由閻錫山指揮作戰。該報記者稱：在美國到來[illegible]上揭露閻氏勾結日軍已不止一次。二月十二日的紐約時報就已登載該報訪員與日軍伯爾愛的閻氏與山西日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的談話。據澄田稱：他的軍隊就未放下武器，直到現在，遣送回國的日軍兵士僅七千人，而其餘四萬二千日軍部隊，繼續往在山西二百九十二個據點裏。閻氏公開告訴日本軍官說：他因為反對中共，所以必須把日軍留在[illegible]日本將軍在閻錫山的公館中，並為閻氏的「上賓」。最近重慶山西會館人員在記者招待會上，曾指出閻氏到現在並未解除日軍武裝，從未將日本投降的武裝解散，沒有遣送日軍返國，亦沒有解散偽軍，反而將日偽軍隊編成反對人民的武裝部隊。山西居民所受壓迫較日本投降前變本加厲。閻氏所遭[illegible]行為是不足為奇的，因閻氏一向就是極端反動份子，與日寇密切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早就利用他實現其侵佔華北的計劃。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閻氏奉日本之命，領導反對國民政府的北方同盟，日本人曾大大援助這一軍事行動，他們企圖挑起中國內戰。在北方同盟在軍事上失敗之後，閻氏即跑到大連，在日本保護下逍遙自在，後來又飛回太原。當日本侵略華北時，他們又把自己最忠實的走狗——閻錫山，安插在山西。閻氏很力幫助日本侵佔華北，他會將太原變成日本奸細的大本營、中國賣國賊的巢穴。日本從這裏實施侵佔華北的挑撥詭計，屠殺迫害抗日份子[illegible]組織傀儡政府時，閻氏馬上即與汪逆建立密切聯系，而他自己仍裝着愛國的假面具。日本深知在什麼時利用他們的許多走狗，在日本投降後，利用閻錫山保存自己在華北的根據地及大量武裝力量，因為日本有可能實現在中國的統治計劃——破壞中國人民的統一，挑起中國的內戰。閻氏努力實行日本的計劃本不足為奇，而奇怪的是美國也在援助這一勾當。紐約時報訪員蓋爾基指出：不久前，日軍聯絡官與美軍代表在日軍北平參謀部舉行的會議上，日[illegible]揮下向中共軍作戰[illegible]。蓋爾基並指出，這次會議是在和睦氣氛下進行的，美國現在正繼續遣送日軍，而不追問，並贊揚太原一帶的情況。會議中，一個美國軍官說道：這些日本軍官應該像自己的盟軍一樣與他們協調一致。凡是關切中國政治生活的人都會發問：美軍代表在北平的行動，是與三強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相符合嗎？大家知道，三強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的決議，是關於中國統一與民主化，停止內戰，遵守協定，以及忠實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

日共力主聯合內閣

片山組閣擱淺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東京訊：日本社會黨領導人片山哲擬組新閣，日共與社會黨談判組織新閣，日共力主在民主陣線的基礎上，建立民主政府，並反對社會黨與自由黨內戰犯合作的擬議。又訊：日共與社會黨合組民主陣線內閣的要求，被幣原屢次拒絕後，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向幣原告稱：「你已經喪失無權強施任何條件」。日共領袖岡野進說：「如果你不表明態度，我們就要到天皇那裏直接和他談論去」，幣原迄未置答。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綜合報導：幣原決定組社會黨（前譯社會民主黨，以後均改現譯名）書記片山組閣後，據路透社報導：社會黨內部已展開激烈的鬥爭。加藤勘十等左派領袖和領導的群眾，堅主與日共等民主黨派成立協議後，日皇再正式任命片山組閣。而平野、河野密等右派（按他們曾是策動侵華戰爭之罪後人物），則主張與自由黨聯合組閣，並敦促日皇立即任命片山組閣。水谷長三郎等中派擁有的一部份人士，主張新閣由社會黨為主幹，聯合自由黨和國民協同黨組閣，同時容納日共。日共為爭取民主聯合內閣的實現，曾對片山提出妥協條件，則片山如同意憲法延期討論（日皇定本月十五日召集臨時新議會，討論從新憲法條件中廢除天皇特權），日共可以允許如英國式的皇室存在。

法國憲草複決失敗原因

——消息報記者報導——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巴黎八日電：消息報記者報導法國憲草複決失敗的原因說：大家知道，反動派如共和自由黨、人民共和運動和社會黨的右翼等，進行了瘋狂的反對新憲草宣傳，受金融資本家津貼的大量法國報紙，反映了右翼反動派的言論，這些報紙在宣傳上起了頗大作用。反動份子在宣傳中還運用法國當前的經濟困難，把它歸罪於現政權，他們說三黨政府沒有能力使國家復興，可是事實上，經濟的困難，是由於大金融家的破壞勾當，與工業家的怠工所造成的。我們相信，使反動勢力獲得暫時勝利的，決不會在新民主主義者行列中引起紊亂。可是，這件事又一次加重了一切民主勢力團結一致為反對反動勢力們——貝當的黨徒、維希份子以及一切種類的法西斯份子——而鬥爭的重要性。

[illegible]四強外長會議 對意和約獲原則協議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巴黎訊：四強外長十日下午的秘密會議上，「突然打破了關於召開和會日期之爭論，而在對意和約中之特殊問題上，已達到了接近於原則上的協議」（合眾社）。關於意殖民地問題，蘇聯提出讓步，建議在某些保留條件下，同意法國之計劃，即在聯合國監督下，由意託管。貝文宣稱：英願意放棄使的黎波里（坦尼亞與昔蘭尼加「立即獨立」的計劃。貝納斯則表示美國願要求聯合國託管制，但認為法國建議之最後結果，可使大國間之傾軋趨近於避免。關於賠款問題，法國建議賠款方式，美元要求，但賠償總數則留待對意大利會商調查後決定。貝納斯要求賠償款，不以現金，而以軍用工業、裝備、國外資產及航運償付。蘇聯在[illegible]和約[illegible]問題上作了讓步，在原則上接受了美國關於戰犯委員會的建議。至於[illegible]里雅斯特問題，則仍在保持中。路透社電稱：「巴[illegible]方人士[illegible]蘇聯在會議上做了一切讓步，俾不至被迫任何[illegible]」。

煤礦工潮綿延四旬 美工業陷停頓狀態

芝加哥華盛頓等城已黑暗無光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為要求改善生活條件而堅持四旬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已震動全美，影響所及頗為巨大，此不僅使煤產因而減低，而且使鐵路運輸、各工業、電氣及自來水來源，幾均陷於停頓狀態。據美內務部長克魯格稱：今後數月，將予人以更重大打擊。自罷工開始以來，四月份運往海外之煤減少百分之五十，原定額為一百六十萬噸。本月份罷工如不終止，則如將降至平時之百分之十五，而來年美將缺乏煤之情形，將較戰時任何時期更為惡劣。克氏估計四月份煤之生產損失達五千三百萬噸，而目下每星期繼續損失一千三百萬噸。由於煤炭缺乏，芝加哥、華盛頓與紐約等大城市，已黑暗無光，冰凍公司預示將損失三萬萬磅食糧。紐約中央鐵路局通告，一百二十六列火車將於十日停駛，由此將使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福特汽車公司，由於燃料缺乏，該廠十一萬工人不得不停止工作。通用汽車公司發言人稱：該廠將在十日內關門，至下星期一止，將有十一萬五千名工人賦閒。美聯頭公司經理羅吉斯稱：由於煤礦工人罷工，已漸影響及錫礦工業，嚴重的糧食欠缺的威脅，可能延續至一九四七年。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美工潮繼續擴大中。據美勞工局最近統計，今罷工工人仍有一百六十萬人。繼煤礦工人大罷工後，美國五個海員工會決議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否則將美國各港口所有船隻在六月十五日封鎖罷航。該工會並號召全世界有組織的勞工支持此罷工，罷工一旦實現，將使美國各港口陷於癱瘓狀態。

南樺簽訂 友誼互助條約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貝爾格萊德訊：南[illegible]友誼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已于九日在貝爾格萊德簽訂。條約由南總理鐵托元帥及[illegible]總理[illegible]簽字。鐵托與[illegible]均發表演說，[illegible]

各界的祝賀

慶祝人民日報創刊

正當國民黨反動派調兵遣將行將掀開大規模屠殺人民的全面內戰的時候，聽到人民的報紙——你的創刊，我們興奮極了！你的誕生，以人民的喉舌的資格，喊出全邊區人民的呼聲，代表出全邊區人民的意見。我們相信你會有力的引導着三千萬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勝利的鬥爭，而早促成和平民主的實現。你們是新聞陣綫上的主將，我們希望在你的指導下，完成以上的任務共同奮鬥。

冀南日報社　新華社冀南分社　全體職工同賀

三千萬人民的嘴巴，山地平原的橋樑。

太行新華日報社　新華社太行分社　全體職工敬賀

集中人民意見，堅持人民利益。

冀魯豫日報社　新華社冀魯豫分社　敬賀

人民的報紙要反映人民的願望——和平與民主；領導人民的鬥爭——鞏固和平與實現民主。

冀南書店　五月九日

祝人民日報創刊

你代表邊區三千萬人民的鬥志和呼聲。我們將響應你的每一號召鼓舞前進！

人民的軍隊報社　人民畫報社　敬獻

報告　勞動的婦女們

曾克

戰爭不只是災害，它還是一種考驗，一種檢閱人民力量的偉大學校。——斯大林

左擺，工作告了一個段落。當我要離開梁峪到武鄉去的先一天，一起一起的婦女們，都跑來給我送行了。她們每個人都是一進門就說：

「你怎麼就要走？在俺們這多定上幾天吧！幫助俺們把組織好好開展開展。」

我看着她們一張張被山風吹得發紅的臉，一個個健壯結實的體格，和聽着她們充滿着熱情的話，我實在有些不願馬上離開她們了。我再三要她們到炕上坐下來，大家好在臨別前多談上幾句話。可是，她們總全於怕打破舊的衣服上蹭站的糞土，有的還用袖子抹着額頭上的汗粒，像是安靜不住的樣子，對我說：

「俺們都是正忙着朝地裏送糞呢！是聽說你要走了，誰不想過來照照你。俺們互助組商量了一下，大家才輪流着來，可不能多坐，叫了班，還得換班呢。」

這樣，我就沒有再多留她們，只按照她們每個人的要求，一個個的在她們的學習本子上，寫下了她們的名字，和我對她們鼓勵、希望的簡單的話句。

一整天，我的屋子裏沒有斷人。她們帶着深深的依戀，來了去了又來。

夜晚，第二天的行程，我正要吹熄了燈鋪備睡的時候，突然，我的從外面拍着的房門，被一個姑娘一下大推開了。

「小梅，你怎麼這個時候跑來了？」我從燈光中一發現進來的人的熟悉的面孔，就驚喜的問了一聲。

她顧不得講話，跑到我的炕前，兩隻手按着我要起的上身，伏在我的耳邊，喘吁吁的說：

「明兒早上，我去送你呵！村長剛剛一來俺家告訴，我就喜歡了不得，我等不得要來對你說，要不，我一晚上也睡不着。」

她的一對黑眼睛直直的對我看着，小孩子一般天真的又說：

「我對你說，俺家那頭毛驢子，是全村頂吃勁的一個，今黑夜，我操心喂上。你可好好歇息歇息吧！」

說完了話，她站起來就要走。我一把扯住了她的胳膊，不安的說：

「家裏沒有別的人能去了嗎？一天叫你往返跑七八十里，怕要累着你了啊！」

「看你說的那裏話？那說家裏根本沒有人，就是有人，我明天也非去送你不行。這是個婦女隊都還眼紅呢！誰不想去送送你？別說在這村住了月把，也知道，經常什麼事也全靠俺們老婆們辦。給上担架，一步就是幾十里，幫你趕過嶺算個什麼，路上給你照照小娃娃（註）。還黑就能返回來，」她睜大了黑眼睛……

我被她的親切而細緻的話感動了。我用手撫摸她的包着白毛巾的頭，誠懇的說：

「我是巴不得你早來送我呵！你最好能跟我在洪水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返回來。我們多談談玩玩，你也可以遊逛遊逛。你回去跟家裏商量商量，看怎麼樣？」

她十分同意我的這個提議。高興得幾乎連話都說不上來。停了一下，她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轉身就跑了。她的短小的身材，如同每天清晨帶領着青年婦女們跑步一樣的敏捷，很快就閃出房門去。她又轉身回門縫裏露臉的說：

「明兒，我早早就準備停當了。」

如同喝了幾杯濃熱的酒，這婦女分隊長的黑夜提來，卻激得我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心中興奮的在翻騰着，遠的，以及和她一樣的樂觀的村所有的婦女們。她們勤勞，刻苦，樸素的姿態，一連串的鮮明的記憶，都活動在我的眼前了。

記得，我剛剛到村子的那一天，是剛剛過了元宵節，按鄉村老百姓的習慣，還正是休息玩樂的好時候。我卻看見不少的婦女們，提着籃子在到處拾糞，其中很多是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看見她們的人，都……「加油呵！勞動英雄！」

拾糞的婦女們，抬起頭來笑笑，用着不好意思的神情搖搖手，又彎下腰緊張的工作起來。

走進村子裏，一樁奇蹟似的景象，映進了我的眼睛裏。街道上看不見一個青年男人。活動在各處的，儘都是長鬍鬚的老漢，上年紀的中年男人、婦女和小孩子們。很多婦女們，邁動着大脚板，挺着胸，快步的挑着大水桶來回走着。她們一走到我跟前，就放下水桶，像見了她們最熟悉的親戚朋友一樣，爭搶着要我到她們家裏去。

我拍着她們的硬棒棒的肩膀頭讚揚的說：

「好同志，好本事呵！挑上這麼大兩桶水。」

「這算什麼呢！這是俺們地方老婆們普遍的營生。誰也捨得了。男人們都抗日走了，女人們要吃飯，一樣能受。」她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當我生活在她們中間的時候，漸漸和她們熟悉起來的時候，她們毫無顧忌的向我傾吐自己心底的話：她們的痛苦、快樂、和希望。這樣，我也更具體更全面的了解了她們所經受的災難，英勇的掙扎、翻身、進步，以及現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這些充滿着血淚，壯烈的、生動的生活，豐富的故事，一般的生活，留給我深厚的、難以泯滅的記憶。今夜，這記憶第一次奪去了我的睡眠。

我的耳朵邊，清晰的響繞着婦救秘書易生魚時常對我講的幾句深刻的話：

「俺們婦女們，差不多個個都是抗屬，還有不少光榮的軍屬和烈士的母親。全村的生產和抗勤工作，都全憑俺們担任，勞動互助組裏，也是俺們成了中心。你想，全村八十五六個能勞動的婦女，除了五六個年紀老和有殘疾的外，全都參加了互助組。」

這些話和她們所做的一樣，是光榮而值得驕傲的呵！在八年來殘酷的對敵鬥爭裏，她們這小小的八十幾戶人家的村莊裏，竟送出了五十多個青年男人到了抗日的八路軍，還有不少民兵，在保衛村莊的戰鬥裏做了英勇壯烈的犧牲。這中間，妻子和母親，動員和鼓勵了她們的丈夫、兒子。送他們參了軍，和她們並肩參戰。當他們離開了村子以後，她們就挺起胸膛，担當起他們遺留下的一切工作，並且堅決的拒絕了維持敵人。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她們對我講述過的，她們如何用鋼鐵的意志，粉碎了敵人的恐嚇和威脅。她們說：

「『敵人』一上來，俺們全村都跑到四下山裏去了。不知道有多少回，狗日的在村子裏，點着房子，偽軍們吆喝着要俺們回去維持，俺們是早就下定了決心，全村燒光，俺們鑽到山溝野地裏住，也不回去。火燒得滿天紅，誰的心也沒動過：等狗們回去了，我們鑽進火堆裏，扒扒搭搭又住下來，照養種，紡花織布，該幹什麼幹什麼，到底狗日的也沒奈何了咱們老百姓！」

她們講述着換受的艱難困苦，懷念着自己死去或久別的親人，心情卻是開朗和愉快的。

孩子，楊來興，獨立生活了五年的年輕而熱情的寡婦，她自從在四一年九月的黑夜，親手洗淨和裝殮了她那在暴風雨中，在敵人槍彈中的民兵丈夫，又同着村人們一齊殯葬公祭以後，她揩乾了眼淚，少吃沒穿的在戰爭生活中，撫育着孤兒，再也沒有哭泣過。在勞動互助組裏面她頂上一個每天得十分的全勞動力，每年都得模範的光榮表揚。早幾天在三八婦女節紀念會上，她從新學會的紀念歌上和主席的講話裏，了解了和平建設時期的婦女，是要更好的參加生產。於是，她在會上，向很多婦女提出勞動競賽，還用着誓樣的話來保證自己說：

「互助組在一搭，像一家人，組長就是咱們的當家的，我一切都受他的領導，服從他的分配，往後去，不管挑糞、鋤地、溜籽瑜、拔苗、割穀、打場、刨山藥、我要比那一年都賣力氣幹，還打算學會織布，供上自己和孩子們穿衣服。」

烈士的母親范三女，她的四個生着健壯體格，具有堅韌性格的孩子，兩個犧牲了，一個失去了音信，另一個由於担任村政治主任的工作，在日夜忙碌中；三天兩頭有病。老太太，雖然是六十多歲的人，心中又負滿傷痕，卻對生活帶着高度的熱愛，對未來有着足夠的信心和希望。在不休停的勞動中，起勁得像年輕人一樣。常常在深夜裏，還聽見她在黑暗中嗡嗡轉動的紡車聲。她細心的經管一家沒有爸爸的孫兒，使媳婦們能夠安心的在民學裏學習文化。當播種最緊張的季節，她除了替在地裏勞作的媳婦們做飯，和大的孫兒抬水外，還担當起照料牲口及家中一切工作。全村的人們都崇敬這位勞動的母親。在這次紀念會上她又一次受到獎勵以後，她像剛見我的時候一樣說：

「兒子們個個都是很堅決，他們死得光榮。想起他們，我就是老了，也能動彈一天就要動彈一天！」

只有在民主政府下，真正得到解放的婦女們，才能用勞動的實際來紀念自己的節日——紀念「三八」精神文化實。會是開得又莊嚴又熱鬧。大家不論是批評別人，檢討自己，訂計劃，提挑戰，都是誠懇，認真，沒有一句空話或一些脫離實際的幻想。她們對一個遊手好閒而要提出和能受苦的男人離婚的女人，發出嚴格的尖銳的警告：

「在民學裏，我們集體教育過她，婦救秘書，村長，誰都給她談過，人不是塊石頭，總應該轉變了！」

「她不能離婚，男人能受苦，就是個最好的條件！」

「回娘家躲也不行，娘家村裏一樣有民學，有互助組，給她寫個轉學證，到那一樣得動彈，人住娘家，工作不能住娘家！」

在這樣熱烈而緊張的空氣裏，我卻發現坐在前面爐火旁邊的婦救常委李鳳英，她一直沉默着，她瘦的臉孔低垂在胸前，如同有什麼深的思慮，時而，她閃動着有些帶着慚羞的眼睛，偷偷的看着我。這個表情給我的印象很深。好幾次，她特意跑來看我，坐在我的炕邊，就是用這樣的目光看着我，張着嘴巴想對我講什麼，卻始終沒有講出來。

散會以後，我跟在擁擠的人們的後頭，自動走到她的身邊，輕輕的對她說：

「鳳英，走，我上你家去玩玩！」

她使勁抓住我的手，表示着熱烈的歡迎。我們就往後莊走去。一片被敵人燒毀的殘垣中間，有兩間破舊的房子，她推開門和我走進去，讓我坐在她那只放着一個薄薄的小被子的炕上。

「鳳英，你有什麼心思呢？怎麼老是不高興？」

她湊近了我一些，不好意思的說：

「不是不高興，我覺得大家都在工作，……有什麼事要談談就完啦。」

「我早就想跟你話攏話攏……」她長長的噓了一口氣。「是我自己經不住考驗呵……」

我撫住她的有些抖顫的肩膀問：

「鳳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她勉強的笑了笑說：

「我已經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也得到過別的姐妹們的勸說，現在也不怕人笑話了。」

她停了停，神態變得比較自然的接着說：

「男人參軍以後，連一封信也沒有，我孤伶伶的，拉把一個孩子，就在這個空房子裏過了七年。生活比較困難，出去幹工作開生產時紅紅火火的，一回到家就覺得沒辦法，冷寂寂的。」她強抑着眼中晶晃的淚珠。「去年，獨立營在俺們這住，營長是個好人，常到俺們家照照，看見我困難，有時幫助俺挑些水，日子長了，俺兩人就發生了感情，後來他提出要和我訂婚。當時，我沒有把這些事情對村上和婦救會秘書說。可是，後來自己仔細一想，覺得不應當這樣辦。俺走的時候，俺心……人家爲國家爲百姓在外面抗戰，應該等着呀，聽說，很多老幹部，出來十幾年也不能往家捎信。這樣，我就把營長那方面回絕了。」

我安慰她說：

「事情這樣處理很對啦！你心裏還有什麼不安呢？」

她低下了頭，好半天才說：

「我是個生性要好的人，什麼時候一想起這件事，心裏就像結個疙瘩，覺得自己給自己臉上抹了灰。再加上，我從婦救會成立，就担任着工作，我這回事，對抗屬影響多不好呵！所以，精神上總不舒展。」

「我希望你愉快起來，你這就是經過了考驗啦！又有了新的認識，往後去，更積極的去工作，在工作和勞動裏，越發能鍛鍊我們婦女獨立生活的勇氣和能力！」

她輕鬆的笑了，心中如同卸去一個重負。這笑影今夜也浮在我的眼前了。在梁峪婦女裏面，有不少這樣具有對工作負責，知道珍惜眞的感情，嚴肅的考慮生活問題，着想前途，和鳳英一樣令人敬愛的人呵！

想着這些從戰鬥和生產中鍛鍊出來的新型的勞動婦女們，我很久沒有睡。

天快亮的時候，有人在院子裏喊：

「招待所裏準備接班呵！」

有人搶着答應了：

「今天如果有什麼送彩號，支差，先盡他們還沒娃娃的去吧！」

「一樣，地裏也少不了人！」

不一會，一片歌聲如同每天一樣在村子裏響起了：

……今年的三八節，大大不一般。和平，建設，姐妹呀！增加生產！新婦女能勞動，樣樣都要幹，吃飯，穿衣，不依靠漢。……

接着毛驢的鈴鐺聲，老牛的粗氣聲，加雜着婦女們的笑聲，歌聲，從我的臨街的窗前流過，流到田野裏去了。……

（註）：左權二區習呼小娃娃叫小媳媳。

三月二十日離梁峪前夜有感初稿。四月十五日修改于赫壁。

五月雜感

張香山

一到日曆翻撥到五月，總感到有些沉重，那種觸目驚心的流血，蒙唇恥辱的日子，實在太多了——五三、五七、五九、五卅、五卅一……雖其間也有像五一、五四這些個光榮的節日，但畢竟它與流血暴虐或恥辱也有過連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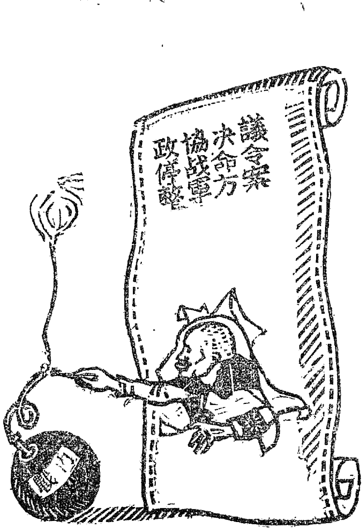
今年五月，我一翻開日曆，卻發生了一種異想，我想：不平等條約在三年前廢除了，去年八月，民族的勁敵日本投降了，那末在我們的日曆上，也該抹掉這一大攀流血暴虐和恥辱的舊賬才好。盡可光留些愉快歡娛的節日，讓我這後半輩瞧日曆時，不再覺得曆上壓有千斤的恥辱，滿眼是一灘灘的鮮血。

但異想畢竟是異想，中國偏偏有一些特殊嗜好的人們，拿恥辱當光榮，拿暴虐當仁政，拿人民的鮮血當美酒的；昆明的學生流了血，上海的學生流了血，重慶爭人民爭自由民主的名流學者流了血，南通和西安的新聞記者流了血，北平的大學教授也流了血。短短半年之中，新的慘案新屠殺是接踵而至，倒比日曆上積累了多少年月的案件，多得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任意逮捕人民，搗毀報館會場，沒收書報，闖入民宅公館，暗殺抗日名將，這在國民黨當局老爺們看來，不過像蝨頭般的小事，也眞是一代勝過一代。

在北平中山公園慘案中，那個被毆的江紹原先生，正是五四時火燒趙家樓曹汝霖公館的張本人。二十八年前，北洋軍閥時代倒還有學生火燒賣國賊公館的自由，但在二十八年後，據說是四大自由有了「諾言」的時候，以教授的身份，僅溫和的講了幾句和平民主的話，就要被打得頭破血流，你看現代的國民黨反動派，眞是霸道到什麼地步！

霸道到要人民話不許講，會不許開，文章不許寫，報紙不許出，大家服服貼貼，伸長頸子，一任擺佈，如果稍示反抗，那麼從世紀前到二十世紀的各色武器——石頭、棍棒、手榴彈、步槍、火箭砲、飛機，都一齊兒的觸了過來。

可是，反動派你且不要得意，儘管你製造慘案要比你先人兒而且多，但人民也在這百年來的流血中，不僅沒有被嚇倒，而且也從自己的流血中，變得更智慧、更堅定、更勇敢了；話依舊要講！會依舊要開！報紙依舊要出！[illegible]你一句法西斯派下場[illegible]人民[illegible]如果[illegible]造更多的新慘案[illegible]你[illegible]先人[illegible]了的。



點火者

陳因刻

毛主席的像片

——發生在北平××小學的故事——

司徒達

一天，楊小玉伏在小書桌上，忽然問他父親說：「爸爸！你是什麼思想？」

「你說我是什麼思想呢？」父親摸着孩子的柔髮，微笑着反問。

他遲疑了一會，睜大天眞的眼睛說：「我說你是共產黨思想。」

「不，你怎麼說我是共產黨思想呢？」

「哼！我知道。」楊小玉得意的蹶着嘴，一面撥弄着一本教科書，微笑說：「那天你跟那個伯伯談話時，我聽得你們談毛主席，說毛主席怎樣偉大。人家國民黨都談蔣主席，只有共產黨才談毛主席呀，是吧？」

又一天，楊小玉正提起書包準備上學去，忽然在他父親的書架背後，發見了一張「晉察冀畫報」，那上面印有一巨幅毛主席的像片，他看了又看，心想：「應該讓同學們都看看毛主席才好。」於是他把畫報一摺塞入書包，跳呀跳的跑向學校去。

課室裏還沒一個人，靜悄悄的。小玉坐下來，把畫報掏出來，擺在桌子上。他埋下頭，出神的看着毛主席的眉毛，鼻子，嘴唇和眼睛，他想：「眞是偉大的人！」

漸漸地，小同學來多了，大家都圍上來，四五雙圓滾滾的眼睛，都奇怪地集中在毛主席的臉上。

「誰呀？」一個孩子問道。

「是毛主席！是偉大的毛主席！」楊小玉立刻挺直胸膛，把手舉到帽沿上：「敬禮，向毛主席敬禮！」

「敬禮！」一個孩子應和着，舉起手。

「敬禮！」所有的孩子們應和着，都挺直腰幹，把手舉到帽沿上。

「敬禮，毛主席！」

「偉大的毛主席，我向你敬禮！」

「敬禮！」「敬……」「……」大家興奮地嚷嚷着，都將手舉到帽沿上，放下去，又舉起來：「敬禮！」「毛主席，敬禮！」

「吵什麼呀？楊小玉，」康先生在教員室的窗口上探出頭來，「你來！小玉，你到我這裏來一下！」

大家沉靜了。楊小玉吐了吐舌頭，走向康先生房子裏去。

「小玉，你又領大家嚷什麼呢？」

「我領大家向毛主席敬禮！」

康先生滿意一笑，摸着小玉的頭頂說：「你眞是個好孩子！……」

雜文

希特勒式的「神經病」

荒煤

我記得，第二次歐戰爆發之初，希特勒每逢進兵那一國之前，向例要先發一通演講：說他那「神聖」的日耳曼民族在那裏如何遭受了汚辱、殘殺，這是他不忍受的，他發誓要消滅這些……

最近，對八年浴血奮鬥從敵人手裏解放出來的人，動不動斥爲「匪徒」；又妨礙了他的「神聖的」「至上的」什麼什麼。倒底妨礙了你「神聖的」「至上的」什麼呢？你以不抵抗三字把東北丟了十四年，不准人民紀念，不准人民議論。抗戰以後，還公開聲明恢復七七事變前之情況即可和平，明明又把東北拱手相讓，現在卻又誓「鐵血保衛」，「不惜任何犧牲」了——眞叫人懷疑：莫非你有個什麼「聖神的」「至上的」同盟被我們破壞了麼？

「匪徒」……於是砲聲響了，坦克飛機一湧而進，將反法西斯人民的屍體懸遍了大街上的電線桿子！

這希特勒殘酷的屠殺，曾使得號稱文明的歐美人大爲震駭；因之，一時會出現了不少記者的文章，用種種材料來證明希特勒是「神經病」。似乎不如此，則無法理解，這個在二十世紀用盡一切力量來進行人類大屠殺的劊子手！以後，似乎沒有聽到有什麼結論。

回頭看看我們中國，這一點還很進步；還沒有人出來叫喚說，我們中國式的法西斯頭子也有神經病。雖然這個特務頭子自從叛變革命屠殺人民以來，其手段，其紀錄絕不亞于他祖宗，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不過，他身穿長袍，外披大氅，原是個「中西合璧」的古董，投抗戰之機，居然勝利，多少給外表添了些光彩，卻又是一個奴才，倒底還不會侵犯到洋老子頭上去——至於對內，中國的廣大人衆，死些老百姓，早已不足爲奇了——因此還不會勞外國記者來研究他是否也有神經病。

我們是知道他沒有神經病的。往遠看，這個特務頭子過去也常常曾經用「至上」「神聖」，這一類字眼來發表一通演說，然後就是一場血戰，屠殺了上千萬人民。往近看，剛剛聲明了要執行政協決議，要實行民主，緊接着就又號召全國大打出手，從陪都到首都、到故都、到上海、廣州，對於無寸鐵的人民，一片殺氣騰騰！打政協代表，打報館，打學校，學校的學生打學生，打教授，青島女學生反對帶「偽」字頭銜，反對甄別而被打殺，上海交大學生爲勸阻軍隊不運走院具而挨打，向來遊行都是挨打的，這次成都燕大學生不願遊行也被打，上海灘打熱潮中……

由此可見，打是合法的，全國性的，有計劃有步驟的。在進打之前，要胡言亂語找個藉口來掩飾一下，這是法西斯進攻前的一種無恥的流氓手段。無論希特勒也好，中國法西斯頭子也好，用一句南方話說叫作「發神經」卻並非眞有神經病也！

從舊報中偶得一珍聞，則更足以證明。

三月十六日上海報紙發表這樣一條新聞：新亞服裝公司因爲罷工[illegible]突然：「經理竺新埃突然狂發大膽，將櫃台玻璃自行敲碎，並將鹽汽水亂倒翻潑在自己臉上，隨即大喊救命，召來崗警，企圖誣控罷工，當時觀衆甚集，惟鹽汽水全係老板手勝，職工身上並無點滴。至此竺某不打自招，承認全係一人所爲，並稱素有神經病云」。原來如此！[illegible]這麼一天，要這個劊子手血淋淋的一幅絕妙的寫照[illegible]人民面前來不打自招的！雖然他並不一定有神經病，但他確實又害的是希特勒式的「神經病」，[illegible]種法西斯好戰的病症，將和那希特勒一樣的[illegible]